

校正重刊官板舉朝文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行狀

程伯淳行狀

程頤

曾祖希振皇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
祖適皇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
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珣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
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日喬
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先生五世而上
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
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塋河南今爲

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見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彊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補所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

矣曰二十年矣卽遣吏取之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闕而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竒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性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先生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

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期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旣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此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

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圍賴陂塘以

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萬

一作千

夫不可塞法當言之

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

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
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
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
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
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
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
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
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傍
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
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

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期就移澤州晉城令澤
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
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
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
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
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則親至召父老
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首不善則爲
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
教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
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

宋文鑑 卷之二十三
年之間無彊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舒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

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隣爲仇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投諸烈火愚俗視倣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二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用

宋文鑑 卷之三十一 五
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此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冒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

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于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寢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

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旣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旣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旣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蓋前後以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掃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旣而揚

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卒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提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効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需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敘年勞丐遷秩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

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日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劫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請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彊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彊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

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

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隣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隣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它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

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隣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旣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日增

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
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
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
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隣邑民犯盜繫
縣獄而逸旣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
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
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
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
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下興衰聖政方
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未

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
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先生
資稟旣異而克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
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
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
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
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主
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於人居
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
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

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汗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諸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克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

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嚮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兢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施設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奉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子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女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于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誌於作者

田明之行狀

劉 跂

曾祖永孚故不仕祖均故不仕考亮故贈左中散大夫母永嘉縣太君王氏本貫河南府姓田氏諱述古字明之田氏本居密州安丘家世儒者明之蚤孤游學京師甫冠補太學生事安定胡先生爲弟子勤篤

好問先生稱之娶尹師魯族家子河南縣主簿仲甫之女遂徙家河南凡四次以鄉薦不中第嘆曰得失命也乃慨然發憤隱居講誦積二十餘年不復出哲宗嗣位搜訪遺逸故孫溫靖公固居守西都以明之名聞詔除襄州司法參軍明之曰老矣不任爲吏然君命不敢辭乃卽其家廷拜受詔而不出仕孫公守鄭又奏以爲州教授特詔從其請居頃之河陽學官以嫌求對易命旣下故王公叢叟時守鄭奏謂述古以處士起今新進後生援例徒非是且無以慰鄭學者詔又聽終任未幾除太學正改宣德郎克廣親比宅教授秩滿貧不能久留調簽書通利軍判官事轉通直郎今上登極轉奉議郎元符三年十二月六日以疾終享年七十夫人後五月亦卒子男處仁處訥處厚處恭處約女嫁進士張安石太廟齋郎溫萬石明之爲人淳靜簡易不爲表襮胸中坦無留闕與人交傾盡不疑旣久益親及其不合毅然去之莫能奪於書無不闕惟易中庸論語孟子老子迺其素所學申重復熟造其深旨餘不甚錯意也邵先生二程先生皆居洛陽明之從之游司馬溫公居相隣因徒步造門問經史大義語不及他事范翰林祖禹以編修

資治通鑑日詰溫公溫公多召明之與之俱邵程司馬公皆重望來者率巨公顯人門無雜賓而明之獨以白士羈旅預其間合堂同席相視莫逆語必殫竭未嘗少貶諸公以是敬愛之晚歲篤好易古今諸儒訓詁得失歷歷別白常稱曰道言之必可行行之必與言今學者泥章句不知妙在日用因自爲註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廢卷與賓客言不事劇談惟論易則疊疊不倦日暮客欲去而明之談益勝意益精明之所著書未就客欲索其書上之朝明之遂不肯出友人張雲卿以累舉恩當釋褐貧欲毋行明之出錢爲助鄉人爭之乃得去旣去其妻與子俱病妻竟使家無一錢明之日往護視又辦喪事事竟然後歸昌王薨假北宅教授官氏撰次行狀以故事遺白金百兩明之曰他人爲文而我受其賜無是也使者屢及明終不受通利並河一夕暴漲守將遽調急夫明之爭曰曷不視水勢今雖漲而平此將殺也吾民不可徒擾已而果無事當官不苟亦不爲已甚居家廉儉衣不兼食不屬裕如也樂道自信以是終身焉嗚呼可謂吉德君子也夫將以建中靖國元年某月葬于某所之原晉陵鄒浩以明之語謂劉某曰我無稱

於時然賢公卿大夫多知我今皆亡晚乃得二人焉
尚何恨獨謂吾子與浩耳今其塋也其能無言邪其
許諾居亡何其孤自洛抵汶上持治命來起果以文
爲請某外祖母尹夫人魯郡著姓與河南之尹宗族
也故於明之有葭葦之好官於鄭又嘗同僚蓋知之
詳熟於其來請謹敘次爵里伐閱及其學行大略以
告鄒子爲之銘庶幾乎明之之意而二人者亦以是
自致焉

塞朝文鑑

卷第

一百三十八卷

終

己未十月十二日校

校正重刊官板塞朝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九

墓誌

吳王李煜墓誌銘

徐鉉

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
能固其存蓋運曆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享蕃
錫之寵保克終之美殊恩飾壤懿範流光傳之金石
斯不誣矣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贊九德
伯陽恢至道皇天眷祐錫祚于唐祖文宗武世有顯
德載祀三百龜玉淪胥宗子維城蕃衍萬國江淮之
地獨奉長安故我顯祖用膺推戴焜燿之烈載光舊

吳二世承基克廣其業皇宋將啟玄貺冥符有周開
先太祖歷試威德所及寰宇將同故我舊邦祇畏天
命貶大號以稟朔獻地圖而請吏故得義動元后風
行域中恩禮有加綏懷不世魯用天王之禮自越常
鈞鄴存紀侯之國會何足貴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
馭民欽若彝倫率循先志奉烝嘗恭色養必以孝賓
大臣事者老必以禮居處服御必以節言動施舍必
以仁至於荷全濟之恩謹藩國之度勤修九貢府無
虛月祇奉百役知無不爲上五年間天眷彌渥然而
果於自信怠於周防西隣起釁南箕構禍投杼致慈
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辭始營因壘之師終後塗山
之會太祖至仁之舉大賚爲懷錄勤王之前効恢焚
謗之廣度位以上將爵爲通侯待遇如初寵錫斯厚
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釋及飛
天在運麗澤推恩擢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秩侍
從親禮勉諭優容方將度越等彝登崇名數嗚呼閔
川無捨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八日遘疾
薨于京師里第享年四十有二皇上撫几興悼投瓜
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歿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太
師追封吳王命中使涖塋凡喪祭所須皆從官給卽

其年冬十月日塋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里禮也夫
人鄭國夫人周氏勲舊之族是生邦媛肅雍之美流
詠國風才實女師言成閭則子左千牛衛大將軍某
襟神俊茂識度淹通孝悌自表於天資才略靡由於
師訓日出之學未易可量惟王天骨秀穎神氣清粹
言動有則容止可觀精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爲周
孔之道不可暫離經國化民發號施令造次於是始
終不渝酷好文辭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頌宣尼載
笑載言不棄經義洞曉音律精別雅鄭窮先王制作
之意審風俗淳薄之原爲文論之以續樂記所著文
集三十卷雜說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至於弧矢之
善筆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精絕本以惻隱之性仍
好竺乾之教草木不殺禽魚咸遂賞人之善常若不
及掩人之過唯恐其聞以至法不勝姦威不克愛以
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
偃王躬仁義之行終於亡國道有所在復何媿歟嗚
呼哀哉二室南峙三川東注瞻上陽之宮闕望此邨
之雲樹旁寂寂兮迥野下冥冥兮長暮寄不朽於金
石庶有傳於竹素其銘曰

天鑒九德錫我唐祚縣縣瓜瓞茫茫商土裔孫有慶

舊物重覩開國承家疆吳跨楚喪亂孔棘我恤疇依
聖人既作我知所歸終日靡俟先天不違惟藩惟輔
永言固之道或污隆時有險易蠅止于棘虎遊於市
明明大君寬仁以濟嘉爾前哲釋茲後至亦覲亦見
乃侯乃公沐浴玄澤徊翔景風如松之茂如山之崇
奈何不淑運極化窮舊國䟽封新阡啟室人蕤心之
謀卜云其吉龍章驥德蘭言玉質邈爾何往此焉終
畢儼青蓋兮袞袞驅素虬兮遲遲卽隧路兮徒返壟
君門兮永辭庶九原之可作與緱嶺兮相期垂斯文
於億載將樂石兮無虧

穆夫人墓誌銘

柳開

漢開運元年開叔父諱承贊卒叔母穆年二十有七
婺居四十五年歲己丑五月歿於家後七年塋叔父
墓中唐季我先人塋館陶縣北三十里周廣順中始
塋叔父大名府西南二十里村曰馮社開近歲連上
書天子哀之賜錢三十萬使塋先臣之屬得華州進
士王煥襄其事煥義者也恭恪弗懈成開之心柳宮
姓爲地法利坤艮自叔父墓東下十七步我皇考之
墓又東下仲父諱承昉之墓各以子位從之又東下
叔父諱承陟之墓步悉如九數叔陟無嗣以季父諱

承遠之墓同城焉故昭義軍節度推官閔叔母長子也閔叔父卒始生次子也趙氏故婦女也次病廢老於室開爲兒時見我烈考治家孝且嚴視叔母二子常先開與閔我母萬年君愛猶已勤勤儲儲常懼有闕乃叔母至老我二兄至成人不類諸孤兒寡婦月旦望諸叔母拜堂下畢卽回上手抵面聽奉我皇考誠告之曰人之家兄弟無不義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至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汝婦人所作男子有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人言所役吾見多矣若等寧是乎退卽揣惛閉息恐然如有大誅責至死不敢道一語爲不孝事抵開輩賴之得全其家也如此嗚呼君子正已直其言居上其善也家國治焉小人枉已私爲言上不善也家國亂焉旨哉君子也銘曰
昔我叔之去世兮垂嚴誠之深辭痛穆母而告云兮惟夫婦之有儀伊生死之孰免兮於貞節而勿虧代厚養以多屬兮家復貴而偶時寧不完於安佚兮胡適彼而圭斯介如石之克鮮兮衆猶草之離離母血涕以奉教兮衷心以自持畢考命之惇孤兮終天地而弗移噫噫過此兮母曷爲知

徐文質墓誌銘

穆修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執喪之三日以其友張生道卿所錄父事拜且泣復授之張生并繼以語俾來請曰孝山未卽殯生尚惟喪事不可緩將卜塋以某日期日且迫敢述其實託銘於先生用刻而納之以光永幽窆予旣受而閱其始卒乃謂曰是塋也蓋得其禮矣比是今貴家富族將塋其先必惑塋師說拘以歲月畏忌大至違禮過時久而不克塋者多矣生能塋以其道正合士禮踰月之制此獨可尚又安得拒請而勿銘也按君諱文質字處中其先祖父嘗寓藉并土之文水逮君之考氏旣而復會朝廷以兵取太原太原平大徙并民入處之京輔考於時與其族來至京師遂家焉自是得遊太學爲生徒治春秋經傳前後四舉有司竟不及祿而終考始娶潁川陳氏女亡再娶清河張氏生男子二人女子二人次子文蔚少卒獨君爲前室陳氏所生二女子今皆適京師良族由君而下始爲京師里人凡并人其俗剛厚而勤嗇能商節損以立衣食諸來徙之戶初雖貧極者居久而皆爲富室矧其宿有齋者蓋可知故考亦用是而殖其家考之歿貽其規法於君君於此益爲之善守

者也君嘗念陳氏早世又傷父之不逮故事後親彌盡其力無何數年母張氏又終初君亦嘗授經於儒官馬龜符有慕仕進心至悼親之繼喪顧門中時無彊子弟可任懼覆先人遺業則爲不肯子因刻力事生於家非時慶吊大事不出門如此者蓋有年天聖八年適五十忽得疾醫累月弗愈以是年七月十七日卒於居君凡四娶室輒有喪有四男五女初室李氏無子長子孝山出次室李氏景山德山皆未及娶五女子亦幼在室孝山有諸弟妹合族謀塋得其年八月之二十一日藏君於東京之祥符縣開封鄉西

韓村先墓之次以次室李氏爲合初李氏次苗氏李氏三室皆同穴而異棺斯實禮也銘曰惟古之塋等殺異宜日月有數舉無越斯末代不然惑於塋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其孰警此伊徐氏子以時而塋順禮之軌旣合旣祔有銘有紀如君之藏民亦鮮矣

种世衡墓誌銘

范仲淹

君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於予予嘗經略陝西知君最爲詳懼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我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者卽

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其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堡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旣而朝廷署故寬州爲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就遷供備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向時漢官不能恩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多所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虜中事來告於我君方與客飲卽取坐中金器以獎之屬羌愛服皆願効死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虜寨虜常濟河爲患君屢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

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
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
芻糧錢幣暨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一
子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常戒以咎責期于必瘳
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撫陝西言
君治狀上悅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
就兼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
副使慶曆二年春予按巡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
爲用與夏戎潛連助爲邊患乃召蕃官慕恩與諸族
酋長僅八百人犒于麾下與之衣物繒絲以悅其意
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紱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立
約束而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智者處
之慮復爲變時青澗旣完人可循守乃請于朝願易
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帥上言人重其去
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羌羌愛其類益
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朝廷始如其請君
旣至環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羌難聚糧則力屈損兵
暴發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爲難聚糧則力屈損兵
則勢危斯急病也君乃周行境內入屬羌聚落撫以
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首奴訛者屈疆自處未嘗

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朝行勞
爾族奴訛曰諾是日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兒詐嘗
與高使君繼嵩挑戰又所處險惡冰雪非可前君曰
吾方與諸羌樹信其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
訛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卧帳中已
至蹙而起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
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誼呼曰今而後惟
父所使自是屬羌咸信於君有兀二族受夏戎僞署
君遣人招之不聽卽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
半盡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僞署如兀二
族者百餘帳咸服慄請命納其所得文券袍帶由是
屬羌無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其烽火夏戎時來抄
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四涇原
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予領慶州蕃漢
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授涇原君卽時而赴羌兵從
者數千人屬羌爲吾用自此始君曰羌兵旣可用矣
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請某事辭某
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矢者亦
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繇是緣邊諸城獨
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

宋文鑑 卷百三十九
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
爲意前後經略使交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
年遷東染院使克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西南
占原州之疆有明珠滅臧康奴三種居屬羌之大素
號疆梗在原爲孽寢及于環撫之狠不我信伐之險
不可入北有二川交通于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川之
間有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爲宣撫
使乃諭君與原守蔣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卽日
起兵會階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固忌此城
君遣人入虜中以計款之兵遂不至又召明珠等三
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旣出其不意又亡外援
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逼以苦寒城成
而疾作慶曆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啟手足神志不亂
享年六十一塋于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
南洛陽人也曾祖存啟河南壽安令祖仁詡京兆長
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第累贈職方員外
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南山君少孤依之服勤
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太宗朝再詔以事親
不起真宗復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尚
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部蔭得將作監

主簿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
養又監京兆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
兆之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淫祠崇夫子廟以來
學者在涇陽有里胥至知謙者姦利事露逃之逼郊
禮乃出君曰送府則會恩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于
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自是豪黠莫不
斂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邑
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勤墮齊
其力故功倍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歷
通判鎮戎軍環鳳二州鳳之守王蒙正託章憲外姻
以私于君復欲以賄汗君君正色不納蒙正大怨之
乃使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內爲之助獄成流竇州
上親政量移汝州君之世材以一官讓君乃除孟州
司馬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紘雪于朝授衛尉丞主隨
州權酷又禮部尚書宋公綬工部侍郎狄公棐皆言
君非辜改知虔州贛縣君辭得監京兆軍資庫以同
郵交辟改簽署同州判官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
乃有故寬州之請君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
君推資產與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蒞官能摘惡庇
民青澗與環人皆畫君之像而享事之及終吏民暨

屬羌酋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廷深惜之賜三子
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詒文雅純篤
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日診試將作監主簿
日詠同州澄城尉日諮郊社齋郎日諤三班奉職皆
有立訴記誼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守政
君在邊數年聚貨食教孤矢撫養士伍牢籠羌夷無
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嘗遣謀者入虜中
凡半歲間而虜誅握兵用事二三人謀者還言某謀
得行會君已沒又天子方懷來故其績不顯銘曰
嗚呼种君出于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剛折
果由直伸還自瘴海試于塞垣權以從事意其出人
捍虜之患又邊之民夙夜乃職星霜厥身生則有淮
死宜不泯邊俗祀之子子孫孫

范純佑墓誌銘

富弼

僕天聖初始識范文正公於海陵未幾公遊文館僕
再舉進士來京師又見之公益厚我聞或造其門目
公傍一童子方十歲許神重氣遠如老成人僕竊詢
焉卽公之長子也已能誦詩禮泛讀諸書爲文章籍
籍有可稱者所與遊皆一時之俊時天下庠序未甚
興公典姑蘇首建郡學聘安定胡瑗爲先生瑗條立

學規良生徒數百多不率教公患之君尚未冠輒
白于庭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約久之人皆隨
而不敢犯自是蘇之學遂爲諸郡倡寶元中西戎叛
一方盡驚公連易關陝官皆不出兵間君侍行日與
將卒錯處鈎微擿隱悉得其良駑由是公任人無失
而屢有功公帥環慶也議城馬鋪寨寨偏賊境賊懼
城成而扼其衝故常寇撓之使我不得城君率兵馳
據其地賊衆大至且戰且督役數日而成一路恃以
安人又知君材武有足嘉者後公以讒罷知政事君
亦逡巡於仕進間從公之鄧暴得疾昏不省事廢卧
許昌僕守淮西過其家省之猶能感慨道忠義問僕
之來公耶私耶僕曰公曰公則可噫人一有疾已不
能自顧其形骸奚暇他卹如君病昏身已棄而尚不
忘公忠豈非根乎至性第昏於事而性終不昧耶茲
尤異於人可貴重而不可學者病十九年卒于襄邑
弟純仁之官舍年四十九君英懷天縱尚節行事父
母盡孝養未嘗去左右文正愛之甚日夕以講求道
義爲樂亦不欲其遠去君雖文學自富固不肯應鄉
里舉不得已以蔭授守將作監主簿亦暫爲跂下司
竹監非其姪也卽解去使君壽且不病得施其所有

於時良能美業其少諸君名純佑字天成娶長葛李氏一男正臣守太常寺太祝一女嫁故人子進士元爰早亡純仁謀歸塋河南萬安山先塋之側行有日走京師來乞銘僕已銘其父今又銘其子悲夫銘曰君之才之賢宜有祿有年一命而盡不復遷病十九年不復痊今其云亡報已騫英名不隱兮何足嘆

十一日校

校正重刊官板舉朝文鑑卷之一百四十

墓誌

孫明復墓誌銘

歐陽修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愈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廸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

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
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
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
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
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
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
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
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
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
在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
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
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
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
直講居三歲以嘉祐六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
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
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
錢十萬而公卿大夫士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吊賻治
其喪於是以某年某月某日塋先生於鄆州須城縣
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
以亂經其言簡易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

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
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
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祕閣先生
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人旣歿經更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
原怪迂百出雜僞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
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蝕
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
不在斯文

黃夢升墓誌銘

歐陽修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
其曾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目
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四方之
士夢升兄弟皆好學猶以文章氣自豪予少家隨夢
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
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
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
科初任興國軍丞興王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
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
夢升顏色憔悴切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噓相飲以酒

夜醉起舞歌呼大噓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辨雄偉其意氣奔放猶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甘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快快無所施卒亦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若干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塋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涓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聞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容徒爲夢升而悲

尹師魯墓誌銘

歐陽修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取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克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猶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落與邊臣異議徙

家文鑑

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
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無事時獨
喜論兵爲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
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
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
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
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
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
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
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
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
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
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
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
居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
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
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
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
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塋于先塋之次余與
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

銘曰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蘇子美墓誌銘

歐陽修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歛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誦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塋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

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塋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

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而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堦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携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日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旣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

宋文鑑 卷四十一
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
歸豈彼能而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
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
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蚤昭昭其永
垂

梅聖俞墓誌銘

歐陽修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
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
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
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
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吊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
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
卹其家粵六月某日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某年某
月某日塋于某所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嬾梅氏宣州
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
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
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
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
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

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佗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驪而不怨懣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誦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裕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

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游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垸曰龜兒一早

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卷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難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錚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石守道墓誌銘

歐陽修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

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聖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畝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先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

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竒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塋其五世未塋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

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竒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嘗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官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

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旣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塋先生于其所將塋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道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道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

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
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蘇明允墓誌銘

歐陽修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義修
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
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
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
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
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
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

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卽之與居愈久而愈可
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
實之君子也會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尚書職方
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
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
君縱而不問鄉間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
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
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
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
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

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克溢抑而不發又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恚也慤故得之精目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爲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

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早卒軾今爲某官轍某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若干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吏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某年某月某日而塋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

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樂城人以官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
海里稱仁備歎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
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十月十二日校

校正重刊官板舉朝文鑑卷之一百四十一

墓誌

南陽郡君謝氏墓誌銘

歐陽修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
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未
暇侶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且
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
子爲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
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歛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
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

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
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庳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
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
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
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
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
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
吳興或自外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
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今與是人
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

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兩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
爲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吾貧而不
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類此其生也迨吾之貧
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
平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
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慙也若此予忍不銘
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
某年七月某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
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

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土兮魂氣則天何必故鄉
兮然後爲安

張晦之墓誌銘

宋 祁

嗚呼有宋文人張晦之之墓晦之名景江陵公安人
羈非能言長嗜學尤力未冠涉通藝文頗班班言當
世務貧不治產往從崇儀使解人柳開以文自名而
爲寵士類一見歡甚悉出家書畀之由是屬辭益有
法度開每日今日在朝廷挈囊薦笏誰踰晦之者卽
厚遣使如京師時富春孫僅沛國朱巖成紀李庶幾
號爲豪英晦之獎衣與游名稱籍籍美不容口真聖

諒闇未卽聽政責有司精覆計借與者十一二晦之
名在第四調主大名館陶簿年少氣銳未能以智自
將坐公累爲吏痛詆貶全州會赦還豪長者得罪并
坐所知繼爲房襄二州文學參軍晦之中廢不用則
大覃思古今爲洪範王霸二書常病浮圖氏怪迂誕
荒塔廟日熾雖服儒衣冠者皆胡言膜拜共寵神之
愆寘六經反爲外典故因事見文爲記傳數十篇而
辨析之雖與世舛馳而自信不貽云康肅陳公堯咨
以西臺舍人爲本府雅聞晦之爲言於上復選楚州
寶應主簿最狀應條監司以聞改大理評事知泗州

昭信縣淮島倉雜馮戾襪巫晦之剪除傍祀且百所
輸入材瓦以完吏舍急病職勞邑人宜之轉運使任
其能移掌真州榷茶務既又請通理州事可制已報
會邁疾終官下年四十九實天禧二年三月十日噫
世之言材而顯善而艾皆若可信如晦之終始報嚮
獨大謬不然者邪晦之幼喪二親有終身之戚方其
間關蓬累而竭誠盡物克襄事焉墓不用甃既窆下
土實之曰千歲後無爲狐兔宅不亦善乎荆人高之
咸曰張氏有子矣事崇儀也崇儀欲以兄子妻之未
歸而亡又委禽於唐氏生二女子皆有行一男早夭

晦之卽世夫人奉柩以如許昌將便時來南以歲之
不易久而去室康定元年著作佐郎王儀太初始得
襄荒柳以某月日祔塋其先塋從昭穆之圖成君志
也三代之諱之行則渤海胡旦及康肅公爲先壙之
誌若表在焉平生文章門人萬稱集爲二十五通太
初與晦之再世表重節義然諾且少相友善故哀狀
丐文而畢此封樹焉銘曰

膺才章兮懿淳孝至膺仕兮難老嗇弗予兮孰天道
蹇皇皇兮晚獲伸發吾懷兮露瓊甬半道兮摧華輪
倚廬空兮無家嗣從藁殯兮二紀夢烝烝兮何所止

彼戚友兮義弗違奉轉樞兮來歸穴虛祔兮人所悲
兄弟鮮兮立後神茫茫兮安究尚立言兮參不朽

呂獻可墓誌銘

司馬光

君諱晦字獻可初孤自力爲學家于洛陽性沈厚不
妄交遊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登進士第調浮梁尉
不之官歷旌德扶風主簿遷雲陽令改著作佐郎知
翼城縣從簽書定國軍節度判官通判梓州事未至
官遭母喪服除知大通監兼交城縣召入爲殿中侍
御史彈劾無所避尅國公主仁宗之愛女下嫁李瑋
薄其夫家嘗因忿恚夜開禁門入訴於上獻可奏宿

衛不可不嚴公主夜叩禁門門者不當聽入并劾奏
公主閤宦者梁懷吉梁全一竄逐之會有新除樞密
副使者當時人有疑論獻可與其僚直以衆言陳上
前謂必不可留章十七上卒與之俱罷獻可得知江
州父之復召還臺英宗卽位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
時上有疾太后權同聽政內侍郎都知任守忠久用
專於中上之立非守忠意乘此與其徒間構兩宮造
播惡言中外恟懼獻可連上兩宮書開陳大義辭情
切至由是慈孝益篤讒言不得行上疾久未平獻可
請早建東宮以安人心旣而上小瘳謙默未可視事

獻可屢乞親萬幾攬威福延近臣通下情太后間數日一御東殿漸遠庶務自謀安佚會小旱因請上親出禱雨使外疑釋然太后既歸獻可復言於上今雖專聽斷太后輔佐先帝又多閱天下事事之大者猶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不敢專以報盛德任守忠謀不售而懼乃更巧爲諂諛求自入於上獻可曰是不可使乂處左右亟言上數其前後巨惡并其黨史昭錫胤於南方因上言大姦已去其餘嚮日憑恃無禮者宜一切縱捨勿念以安反側頃之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執政建言欲如漢氏故事推尊濮

安懿王獻可率僚屬極陳其不可且請治執政之罪積十餘章不聽乃求自貶又十餘章懷知雜御史勅告納上前曰臣言不効不敢居其位上重遣大臣又嘉臺官敢直言章留中不下還其勅告屢詔令就職獻可與僚屬具錄所上奏草納中書稱不敢奉詔固請卽罪上不得已聽以本官出知蘄州已而徙知晉州今上卽位加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未幾召爲刑部郎中克鹽鐵副使上素聞其彊直擢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是時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材以爲古今少倫天子引參

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爲不然衆莫不怪之
居無何新爲政者恃其材棄衆任已厭常爲奇多變
更祖宗法專汲汲歛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非其人
天下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其過失且
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
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上遣使諭解獻可執
之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雖在外遇朝廷有大得
失猶言之不置會疾奏乞閑官歸鄉里朝旨未許乃
乞致仕詔提舉西京崇福宮到官又乞致仕許之以
熙寧四年五月甲午終於家年五十有八初正惠公

薨其家日益貧獻可旣仕常分俸之半以給宗族孤
嫠者室無餘資所以自奉養至儉薄其治民主於愛
利而疾姦暴大抵槩以公平故所至人安之屢爲言
職其奏草存可見者凡二百八十有九歷觀古人有
能得其一二已可載之列傳垂示後世在獻可曾何
足道今特舉其事繫安危者書之至於進對口陳之
語不可得而聞也前後三逐皆以迂犯大臣所與敵
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信嚮氣勢軋天下獻可視之
若無所睹正色直辭指救其非不去不已旁側爲之
股慄而獻可處之自如平居容貌語言恂恂和易使

之不得位於朝人不過以謹厚長者名之而已矣及
遇事苟義所當爲疾趨徑前如救焚溺所不當爲畏
避遠去如顧陷穽惟恐墜焉晚年病卧洛陽猶旦夕
憤嘆以天下事爲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
身之病子孫之貧也嗚呼今之世愛君憂民發於心
無所爲而爲之可已而不已始終不變有如獻可者
能幾人耶故其歿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咨嗟痛惜
彼其心豈獨私於獻可哉獻可始娶張氏故丞相鄧
公之孫後娶時氏故御史旦之孫封同安郡君四男
長曰由庚金水主簿次曰由聖由禮由誠皆將作監

主簿六女長適羅山令鞠丞之次蚤卒次適光祿寺
丞吳安詩次適進士姚輝處者二人以其年八月二
十日塋於伊闕縣神陰鄉中費里先塋之西獻可病
亟爲手書命光爲理文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伏
呼曰更有以見屬乎張目強視曰無光出門而獻可
歿噫如光者烏足以副獻可之所待耶顧義不得辭
哭而爲銘曰

有宋名臣呂正惠公之孫以忠直敢言克紹其門位
則不究道則不負年則不壽名則不朽嗚呼爲人臣
爲人嗣始終無愧能底于是可謂備矣

葛源墓誌銘

王安石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
明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曾大考遇大考也旺累贈都
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參軍吉州
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
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縣
祕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
外郎知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劍州司封員外郎
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
度支郎中荆湖北路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
將之甥與異母兄歐人而甥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
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
爲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劾不爲變也此
公之爲司理參軍也州符徙吉州行令事佗日令始
至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
數日令厭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
視有如吏所爲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受之往
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爲此乃某吏教我所爲
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
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即使人徵捕得之與問

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爲謀私其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舟善敗民以輸爲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爲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爲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恥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爲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讒之公察其言不聽以爲舉首此公之爲州於南劔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爲法程此公之爲銀銅坑治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爲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爲寃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此公之爲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塋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塋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今祔以塋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進士爲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塋者良嗣也

宋文鑑 卷百四十一
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爲之銘者臨川王安石也銘
曰

士竅以養交兮弛官之不思維公之所至今樂職嗜
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晰不銘示後兮孰勸爲瘁

蘇安世墓誌銘

王安石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直學士信都歐陽修
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
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
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
者爲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汹汹必修不能自脫蘇

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
誣君以不直緹使爲殿中丞泰州鹽稅然天子遂寤
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
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
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
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於天下
豈小也哉蘇君旣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
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
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
殆蘇君矣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

當爲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
戍大怨卽謹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
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
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
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敗亡者死旣而亡者得有
司治之以死而君輒縱去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
不集也事集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爲盜惟
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
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
里正代爲之輸歲獎大家數十君鈞治使歸其主坊

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
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于京師今爲開封人也曾
大考諱進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
郎中君以進士起起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爲廣
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
求磨勘也君娶南陽葉氏又娶清河某氏子四人台
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
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松單州魚臺縣尉
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旣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
庚午其子塋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

常傳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安石爲銘曰
皇有四極周祚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元元蘇君
不囿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
誰懟誰愠祗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
安石之銘

許平墓誌銘

王安石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
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旣與兄無相友愛稱天下而自
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
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
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
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
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
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
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置譏
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
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
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
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
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待而不悔者其知之

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
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
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
者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
使之

陳比部墓誌銘

王安石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
子而今宰相弟晉公諱恕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
某九歲用晉公恩守祕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
常寺奉禮郎服除久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
翔府酒稅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
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
名公因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
判秀州改大理寺丞歸又獻文章表乞治劇郡得淮
陽軍改太子中舍今上卽位恩加改殿中丞是歲賜
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得睦州薦者數人天子以公
名屬審官云徙知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虞
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得引對因自贊天子欲稍進
用之而遭齊國太夫人之喪以去居無何睦州人王

稷上書斥公赦前數事服除猶坐是監虔州稅明道元年恩改此部員外郎通判建州改駕部用舉者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爲比部監泗州糧料院又坐法免起爲虞部監饒州錢監復得比部歸羈居京師久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恕得幸先皇帝至大臣臣階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蒙記識方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取一日之効以卒事陛下之分而孤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薄命不幸數遭小人以見困厯負先臣餘教辱陛下器使之恩今老矣念終無以報盛德其心媿恥夙夜憂畏以故得疾病且死無田園以歸無强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世昌去年爲進士得嘉慶縣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試禮部今當爲遠官去臣旁遠甚陛下憐之幸聽臣分司改世昌蘇常間一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卽無自言誰當爲臣言者乎書入未報竟卒於江寧得年若干時某年月也夫人某氏子男兩人世昌泉之晉江主簿幼世長前死女兩人皆已嫁主簿將以某年月葬公某處葬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爲臨江軍先君爲之佐其後二十五年安石得主簿於淮南而兄事之仍世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公名臣

子少壯得美仕間以文藝自進意自以爲且貴富世其家而遭平世槩以文法持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肆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怨懟往往見於文辭主簿離其藁爲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求分司語尤悲因掇其大槩而存之噫其亦可悲也夫銘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而焚或剖以爲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邪吾又何嗟

王深甫墓誌銘

王安石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乃是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今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况餘人乎至於楊雄尤當世之所

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没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没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候官爲候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壘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廸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趙師旦墓誌銘

王安石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遷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爲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爲溫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已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尚思君之所爲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却是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卧不能著寢君卽大鼾比明而后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斂又

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人老幼相携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陟爲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成武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成武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爲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稷正重刊官板舉朝文鑑卷一百四十二

墓誌

孔寧極墓誌銘

王安石

先生諱叟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于汝州之龍興山而上塋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爲耻慶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

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勅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爲不肯屈除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爲言乃召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爲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爲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囑塋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贖其鄉里貸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王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間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尚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於

宋文鑑 卷四十二
世邪若先生固不爲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爲私維志之求

戚舜臣墓誌銘

曾鞏

余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節文之者知士之出於其時者皆世其道德蓋有以然也去三王千數百年之間教法旣以壞士之學行世其家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其操義風槩有以厲天下矯異世否邪以余所聞若宋之戚氏其事可以次叙

焉公其家子也叙曰公宋之楚丘人大父諱同文唐天祐元年生歷五代入宋皆不仕以文學義行爲學者師歿其徒相與號爲正素先生後以子貴贈兵部侍郎考諱綸事太宗真宗以賢能爲樞密直學士與其兄職方郎中維以友愛聞祥符天禧之間學士以論天書絀而郎中考亦舉賢良不就以爲曹國翊善不合去蓋其父子兄弟之出處如此學士後以子貴贈司徒公名舜臣字世佐司徒之少子也恭謹恂恂舉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某官舜賓某官舜舉復以友愛能帥其家有先人法度聞自天祐至今

百有五十餘年天下六易士之名一能守一善或身
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戚氏之世德獨久如
此何其盛也然世之談者方多人之噐子儉孫隆各
極位世世苟得者以爲能守其業是本何理哉公少
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然三十猶在司徒之側司徒終
而貧乃出監雍丘稅又監衢州酒遷知舒州太湖縣
兼提舉茶場治有惠愛民乞留從之後三年乃得代
獻詩言賦茶之苛歲用萬杖願棄勿採以感動當世
歸監在京鹽院言鹽之利宜通商聽之出通判泗州
能使轉運使不能以暴歛侵其民而民之養父者得
以其義貫死又通判濮州當王則反於真民相驚幾
亂公斬一人搖濮中者驚乃止已而提點刑獄以爲
功得改官公自不言轉知撫州其治大方務除苛去
煩州之詭祠有太常號者祠至百餘所公悉除之民
大化服徙知南安軍至未及有所施爲而公益已病
矣皇祐四年六月七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七自主簿
凡十一遷其官至尚書虞部郎中公濮州之歸也以
其屬與公之配陳氏凡十三喪塋宋之北原皇祐六
年正月八日公之子師道遂以公從陳氏塋戚氏者
備之大夫孫文子食於河上之邑曰戚爲姬姓之後

至後世失其所食邑而更自別曰戚氏漢有以郎從高祖封臨轅侯者曰戚鯁鯁侯四世而失梁有以三禮爲博士入陳卒者曰戚袞袞稱吳郡鹽官人侍郎之曾祖曰遠祖曰琮父曰圭其譜曰琮自長豐之戚孫徙居楚丘故今爲楚丘人此戚氏之先後可見者也觀公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恭觀公之施於事者可以知其厚矣然人亦少有能愛之者蓋世之爲聰明立聲威者雖荒謏悖冒無不遇於世至恭讓質直不能馳騁而遇困蹙者獨不可稱數余甚異焉夫赴時趣務則材者固亦重矣而立人成俗則潔身積行豈可輕也哉然時之取捨若此亦其不幸不遇處之各適其理也銘曰

隆隆戚宗自姬出臨轅鹽官耀名實侍郎家梁自祖琮遠世恬幽樹儒術司徒郎中藝且賢詆符繩公事魁崛恂恂南安得家規莊容恣辭若遵律盛哉微名後宜聞刻銘方珉告幽室

錢純老墓誌銘

曾鞏

公錢氏也故爲王家有吳越之地五世祖鏐號武肅王高祖元瓘文穆王曾祖儼昭化軍節度使祖昭慈贈左衛將軍考順之左侍禁閤門祗候贈尚書刑部

侍郎公應說書進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皆中其科
歷宣州旌德縣尉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
祠部度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換朝奉大夫克國子
監直講編校集賢院書籍遷祕閣校理選爲修英宗
實錄院檢討官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直
學士院遷樞密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嘗通判秀州
知婺州人判尚書考功改開封府判官出知鄧州入
判尚書吏部流內銓兼判集賢院又兼判軍器監兼
提舉司天監公事公幼孤家貧母嫁旣長還依其族
之大人刻勵就學并日夜忘寢食於書無所不治已
通其大旨至於分章別句類數辨名叢細委曲無不
究盡其見於文辭闕放雋備故出而與天下之士挾
其所有較於有司常出衆上以其故名動一時其爲
尉及爲秀州婺州鄧州更州革州弛州壤州理州具州設州張州爲州直講以能教
誘學者歸之爲校理屬英宗之初慈聖光獻皇后聽
政公三上書請還政天子爲吏部謹繩墨選者稱其
平爲開封以慈恕簡靜爲體不求智名以投世取顯
爲公屬者有不與公合然公遇之未嘗有厚薄意士
以此多公而爲公屬者後卒亦心服也公於衆不矯
矯爲異亦不翕翕爲同以其故人莫能親踈至於勢

利之際人所競逐公方隕然迹與衆遠故雖有夸者亦不以公爲可忌也公之爲判官也府嘗有獄或探大臣意謂欲有所附致公不爲動徐論其意而已公平居樂易無崖岸及至有所特立人固有所不能及者類如此也公爲人謹畏清約與人交淡然後知其篤也公之先旣籍疆土歸天子其後至昭化守和州十有八年以卒詔塋和州子孫因家焉至公始塋其母於蘇州吳縣龍岡村之天平山故今又爲蘇州人公諱藻字純老封仁和縣開國伯賜服金紫年六十有一元豐五年正月庚寅卒于位某年某月某甲子塋天平山從其母永嘉郡太君丁氏之兆公妻孫氏泰興縣君男曰某曰某蚤世曰皞某官孫曰某某官公卒上馳使臨視其家知其貧特賜錢五十萬而官其弟若子孫凡三人公與余嘗爲僚相善其且歿以遺事屬余而其家因來乞銘銘曰

錢姓武王五氏之孫開迹東南以學以文學則知經文則能賦矧曰方聞揚聲天路廼校中書廼掌帝制廼列禁林從容諷議治已伊何維直而清治人伊何維簡而平人以怒遷公能自克人以利向公能不惑士夫所望天子所器胡不百年胡不三事龍岡之宅

考卜維新公安于此尚利後人

孫適墓誌銘

曾鞏

黟縣之孫氏有起進士爲尚書工部郎中廣南西路
轉運使以卒者諱抗以文學見於世其塋在黟之上
林有子亦起進士爲永州推官以卒卒時年二十有
八者諱適亦以文學見其塋在其父左將塋其弟邈
以告而乞銘於南豐曾鞏其叙曰孫氏世家富春唐
有徙歙之黟縣者諱師睦始自別爲黟縣之孫氏師
睦生諱延緒延緒生旦旦生諱遂良以子恩爲尚書
職方員外郎職方生工部工部實生君君年十有四

辭親學問江東已有聞於人往從臨川王安石受學
安石稱之後主越州上虞簿去以父恩得永州父卒
萬里致喪疾不忍廢事既塋携扶幼老將就食淮南
疾益革卒於池州大安鎮實至和二年始工部爲御
史不合而出及使南方仆且起遽卒君尤自力學行
謂蘊必發其在君又此君於學問好其治亂得失之
說不狃近卑於爲文以古爲歸不夸以浮雖素羸不
廢書雖進不怠以止旣肆而通矣而不得極其至其
銘曰

孫世來黟拔身艱故爲世聞家始自工部工部孰有

有書百篇永州之學自其父傳其果以力其敏以明
內有其質外以華英再以不就其後當後君不有子
君多兄弟

沈率府墓誌銘

曾鞏

君諱某字某姓沈氏自太子家令約家於吳興故世
爲吳興人至君之大父諱某考諱某始自吳興之東
林徙家於錢塘故今爲錢塘人君以宗室密州觀察
使宗旦恩卽其家得爲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致仕
又以祀明堂恩遷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兼官檢校
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階銀青光祿大夫勳武騎尉

蓋密州觀察使宗旦者今天子之姪潞王之孫而其
母夫人蓋君之姪也君爲人質朴無外飾其居鄉閭
寬然長者也其事父兄能力以嚴眎族人能愛以均
雖饒財爲大家而衣服飲食自與尤寡約至人有急
歸我則推財赴之無錙銖顧惜意隣里歲饑輒發倉
以救人有欺其財者皆不校旣老治其家事不肯懈
曰吾先人之所以傳我也處其子孫不以逸曰所以
使汝守吾先人之法也嘉祐二年三月一日以疾卒
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錢塘之
西城初娶吳氏再娶車氏某縣君其塋也吳氏實從

子三人曰曄曰晚曰時孫八人曰沔曰溱曰沂曰淑
曰灌曰湜曰漸曰灑曾孫三人曰師楊曰師荀曰師
軻時沔沂皆舉進士餘亦皆有學行蓋君之教也銘
曰

赫赫宗子保藩于密天子曰嘻汝雜沈崇予假汝寵
錫其外親東宮之屬有長衛軍命君于家俾休其老
以偃以側服章華好天子命我匪我有求隤然順退
媚于林丘不蘊于機不阻爲畦曰遠無仇曰近無疵
里巷之依惟此令人流問餘澤化其子孫惟身之祥
旣壽而康惟後之祥宜熾而昌惟墓有域其藏有石
刻此銘詩昭示無極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己未十月十日校